

龙云、卢汉和蒋介石

目 录

序	1
第一部 昆明兵变	5
第二部 南京出走	126
第三部 滇局风云	227
尾 声	400

序

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。小风飕飕地吹着，象锥子似的刺入人的肌肤。天阴沉沉的，偶尔还要飘上一阵雪花，从而使慌乱不堪的南京又增添了悲凉的色彩。

森严的总统府一改往日喧嚣的气氛，静得都有点瘆人。就说那豪华的总统官邸吧，已没有前来“进香拜佛”的施主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点生气，活象是一座阴森的阎罗宝殿。总统的私人客厅是气派的，从陈设看也别具匠心，既显出了主人的威严风度，也体现出了中西合璧的风采。在向阳的窗口下边，摆着一张古朴、庄重的大写字台，桌面上一边放着一摞公文。桌后，正中央处，一个秃得几乎没有一根毛发的脑袋，好半天没有动弹一下。真不容易啊！这个纹丝不动的人头终于缓慢地抬了起来，原来是一张蹙着眉头，微合着双眼，面部肌肉松弛，早已变成核桃皮状的老人脸。定睛一看，嚯！这不就是一国总统蒋介石嘛……对！正是他，不然谁敢在此独自犯愁呢？不知何故，他猛地睁大了两只眼睛，巧得很，一眼看见了台历上记载的年月日——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。他就象是条件反射似的浑身颤抖了一下，不禁愤懑地说：“咳！明天又是十二月十二日啦……”

十二是西安事变的纪念日，蒋介石怎么会忘记这一天呢！他匆忙把视线从台历上移开，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又长长地叹了一

口气，遂起身走到对面的大墙下边，仰望着墙上那幅抹画得乱七八糟的军用地图，渐渐地进入了凝神沉思的状态。各种滋味一齐涌进了他那悲苦的心田。一会儿，他又从这悲苦的沉思中醒来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东三省，久久不愿移开。是出于人生的幻觉，还是由于他富有想象？东三省的地形图竟然在他的眼中燃起了决战的火焰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感情。他有些不敢相信地说：“三个月前的今天，东三省还是我蒋某人的天下。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五十余万拥有美式装备的强兵几乎全部被歼，爱将范汉杰、廖耀湘等人也相继做了共产党人的阶下囚。这真是不可思议，令人心寒意冷……”

时间在默默地流逝，蒋介石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叹了口气，十分不情愿地把目光从东三省移到了华北一带。触景生情啊，他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解放军近期发动的平津战役。他望着地图上一个个被分割包围的军事符号，一面为解放军的神速穿插而惊愕，一面又禁不住茫然自问：“华北方面这五十余万人马的命运如何呢？傅作义、陈长捷这些将军们又能与共产党抗争几时？”

这时，一位体魄魁伟的军人悄然走进，站在蒋介石的背后，双手捧着一份电报，毕恭毕敬地说：

“报告总统！徐州方面的杜聿明将军又发来求援急电。”

蒋介石从凝思中惊醒，故做从容状，连身体都没有转过来。他无精打采地沉吟了片刻，才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不用看啦！把电文读给我听。”

双手捧着电报的侍从军官急忙答声“是”，随之又习惯地并拢双腿成立正姿势。他酝酿了一下情绪，便神态严肃地朗朗读出：

总统：

我部奉命由徐州突围西进，十三万人马遭到共军伏击，损失惨重，现被围困于徐州以西。再次电告：全军将士弹尽粮绝，亟待救援！

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 杜聿明

蒋介石听完这份救援急电，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打了个寒噤。刹那间，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惨景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画面，在他脑海的屏幕上反复叠印。墙上的那张军用地图定格似的占据了他的脑海，又渐渐地化作了隔江而治的形势……他不愿意再继续想下去，又不愿意在部属的面前显出败军之帅的可怜相，就朝着背后微微地摆了摆手，随便地说了一句：“知道了。我自有关援助良策。”便把这位侍从军官打发走了。

俗话说得好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蒋介石转过身来，踱着方步刚刚回到写字台前，屁股还没有暖热转椅的坐垫，方才退下的那位侍从军官去而复返，并引一位书生模样的长者走进来，郑重地说：

“报告总统！文官长吴鼎昌先生求见。”

蒋介石缓缓地抬起头来，看到这位亲信神情恍惚，象贾桂似的站在客厅中央，便强作欢颜，伸手示意文官长吴鼎昌自由落座。然而，这位文气十足的亲信却不肯领情，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吴鼎昌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，双手颤抖地捧到蒋介石的面前，声音微微抖瑟着说：

“报告总统！这是战略顾问委员会龙云副主任转呈给您

的信。”

蒋介石听后一怔，暗自多疑地说：“这个云南王又在捣什么鬼？同住金陵写个什么信？还要如此郑重地请文官长代呈……”他轻轻地哼了一声，便从吴鼎昌的手中接过龙云的信。他用眼扫了一下信皮上的字迹，果真为龙云亲书，便冷漠地一笑，遂拆启，漫不经心地阅着信文。有意思的是，随着读信时间的推移，蒋介石面部的表情也在急速地变化着。最后，他把信纸一团，用力摔在写字台上，蓦地站起身来，拍着桌子，咬牙切齿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：

“这不可能！这完全不可能……龙云想逃离南京，除非他真的变成一条龙！”

伫立在写字台前面的文官长吴鼎昌一言不发。待到蒋介石火气稍微小一点的时候，他才取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胆怯地说：

“总统息怒，云南王龙云真的已逃离了南京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大声反驳着，但是吼叫声却缺乏应有的底气。当他说完“龙云想逃离南京，除非他真的变成一条龙”之后，就象是个泄了气的皮球，软瘫在转椅上……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那就让我从头至尾讲讲这段历史公案吧！

第一部

昆明兵变

陪都重庆的夜晚灯火通明。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、锣鼓声响成一片，把山城都震撼了！欢腾的人们不分男女，也忘记了身分，一齐冲向街头，拼命地狂欢着，庆贺着，众口一声地高呼着：“胜利了！光复了！日本鬼子投降了……”

然而，坐落在重庆郊区的珊瑚坝机场仍然岗哨林立，一如往常，或迎接前来重庆朝圣的将官要人，或送别派到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的军政大员。这儿似乎与世隔绝，永远是那样的阴森可怖。

突然，机场上的信号灯刷地一下亮了起来，刺得人们难以睁开眼睛。地勤人员忙碌起来，在明如白昼的机场上做着飞机降落前的准备工作。随着由远而近的马达声，一架军用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。两名地勤人员麻利地推来舷梯，对准了机舱门。舱门开处，走出一位年近四十的国民党将军。他中等身材，长方脸型，两道眉毛浓淡不一，一对黑黑的眸子在眼眶中滚动，高高的鼻梁下边留着漂亮的小胡子，虽说身体十分虚弱，但是将军的风度犹在。他站在机舱门口稍事停顿，微微地抬起头

眺望了一下山城的万家灯火，遂挺着胸膛，不慌不忙，富有节奏地走下了舷梯。

不知何时，一辆高级黑色轿车停在了舷梯旁边，一位衣冠楚楚的侍从军官走上前来，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指着早已打开的车门，声音洪亮地说：

“请杜将军上车。”

这位姓杜的将军就是国民党的名将杜聿明。他微微地点了点头，俯身钻进轿车的后座，背倚着靠垫，微眯起双眼。轿车尚未启动，他已沉入对往昔戎马生涯的回忆中了……

杜聿明将军字光亨，陕西米脂人，父亲是一个举人出身的教书先生。早年，杜聿明将军在父亲任教的榆林中学读书。其后，他出陕赴粤，考入黄埔军校一期，并以军官训练班学员的身分参加了第二次东征，深得校长蒋介石的宠信。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，他参加了北伐，从连长晋升为副师长。抗战开始，他受命开赴前线，以陆军二二师师长的身分，率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，以及有名的兰封、信阳战役。武汉失守以后，杜聿明晋升为五军军长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杜聿明将军率部参加远征军，曾被中印缅战区司令长官——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誉为“好样的”，称他是“计谋周详、斗志旺盛”的将军。远征军失利之后，杜聿明将军就象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那样，率领可怜的残部由印度回到云南。他逢人便诉苦，以博取同僚的怜悯。由于杜聿明将军是蒋介石的亲信，他不但未受军法处分，反而被晋升为昆明防守司令长官。

常年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，使杜聿明将军得了胃溃疡、肺结核、肾结核等多种疾病，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而日渐加重。几年来，他不止一次地对爱妻曹秀清女士表示：抗战胜利了，一定去

上海治病。

日本投降的消息还未正式公布，远在昆明的杜聿明将军便接到了蒋介石的密电，要他火速赶到重庆，面授机宜。行前，他仅向爱妻曹秀清女士一人透露了去重庆的消息。爱妻吟哦片时，微笑着提醒说：

“光亭，可盼到抗战胜利这一天啦，你这次去重庆，一定要当面向老头子（蒋介石）请假，去上海根治这全身的疾病。”

杜聿明虽说还不清楚此次重庆之行的真正使命，但他凭着多年从政从军的经验，深知蒋介石是不会同意他离开部队去治病的，便为难地笑了笑说：

“唉！恐怕还不到我治病的时候啊。我思之良久，老头子这次密电召我去重庆，恐怕是让我根治他的心病。”

曹秀清深知丈夫和蒋介石的关系，也知道一些蒋介石秘而不宣的军政大事，然而在日军宣布投降的时刻，她却猜不出蒋介石有何心病亟需丈夫根治，因而迷惑不解地说：

“看你说的。老头子有什么心病？为何在这个时候非要你去根治？”

“一言难尽啊！”杜聿明将军无限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，随即又苦笑了一下，“但愿不要让我去做代他受过的事，我就谢天谢地了……”

齐鸣的鞭炮声，冲天的欢呼声，汇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声浪，在夜空中不停地回荡。这声音把杜聿明将军从沉思中惊醒。他微微睁开双眼，隔着轿车前的挡风玻璃望着大街上狂欢的人们，禁不住自言自语：“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，老头子还不至于急着走下步棋吧？”不久，他又陷入了苦思冥想中……

飞速行驶的轿车穿街越巷，戛然停在了“老草房”的大门前。坐在司机旁的侍从军官熟练地打开车门，纵身跳出轿车，又迅速打开后车门，躬立一旁，并恭敬地说：

“杜将军，请下车吧，委员长在官邸等候您。”

杜聿明将军躬身步出轿车，望了望那威严的大门，下意识地吸了一口冷气。而满城的鞭炮声和欢呼声，又使他忐忑不安：“老头子为何不去与民同庆抗战胜利，反而独自一人留在官邸秘密召见我呢？”他困惑地摇了摇头，旋即又习惯地整了整军容风纪，跟在侍从军官的身后走进了大门。

这是一座深幽的院落，在灯光的照耀下可看出别具匠心的建筑布局。杜聿明将军无暇顾及这些，直接把视线投向正房客厅中。只见一位身着睡衣的长者背身面壁，在独自凝思，客厅中柔和的灯光笼罩着他那没有毛发的秃头。杜聿明将军跨进厅堂的门坎，便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右手，随即两腿并拢，行了一个军礼，声调微颤地说：

“报告校长！学生杜聿明奉命赶来，请您当面示谕。”

蒋介石急忙转过身来，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，用力握住杜聿明的双手，关切地打量了一下杜的面容，格外热情地说：

“光亨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坐下谈。”

杜聿明反被这意外的热情弄得很不自然，有些拘谨地坐在蒋介石的身边。他稳定了一下情绪，不无讨好地说：

“全国人民在您的统帅之下，浴血奋战八年有余，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，这是中华民族的洪福，也是校长对党、对国建树的至高无上的功勋。”

蒋介石微微摇了摇头，好象对此并无兴趣，半吐半露地说：

“圣战已经成为历史，欢庆胜利是百姓们的事，而我嘛……”

蒋介石突然收住话头，随手端起一个景德镇产的釉上彩细瓷茶杯，呷了一口香茶，看了看杜聿明，方才淡然一笑说：

“我所考虑的事嘛，是下几步棋的走法。不然的话，全国从狂欢声中静下来以后，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蒋介石这简单的几句话，几乎使杜聿明对老校长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为了摸清蒋介石此刻所设想的下几步棋，倏地站起身来，请战似的说：

“报告校长！在您未来要走的几步棋中，就大胆地起用我这名过了河的卒子吧。我是不会给校长丢脸的！”

蒋介石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匆忙站起身来，破例伸出双手，把杜聿明按在沙发上，爱抚地说：

“光亭啊，你还是那么虎虎有生气，真不愧是我最得意的学生。哈哈……”

接着，蒋介石一收笑声，换了个口气，就象是严师考问学生那样，神态严肃地问：

“光亭，依你之见，这当务之急的大事应该是什么呢？”

对此，杜聿明似乎早已成竹在胸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

“报告校长！日本投降了，对日受降应是当务之急。”

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然而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对杜聿明的答案并不很满意。他沉思了片刻，又不慌不忙地问：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……”杜聿明停顿了一下，稍加思索后又说，“还有一件与此相关，那就是设法禁止八路军接收被敌人占领的沦陷区，以及日军的精良武器。否则……”

“后患无穷，对吧？”蒋介石接过话茬补充说。

“对！可是……”杜聿明显然有些为难地收住了话，见蒋介石点头示意他说下去，才接着说，“校长，八路军多在沦陷区，我们占据的是大后方，这客观条件……”

“对我们是很不利的。”蒋介石代杜聿明做了结论。他看了看自己颇有难色的学生，坦然一笑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自对日受降的良策。昨天，我已通过盟军电令待命受降的日军原地不动，等候国军的到来。在此期间，还要他们负责维持治安。”

“如果毗邻的八路军要对他们受降怎么办？”杜聿明不安地询问。

“这还是很好办的嘛，”蒋介石轻蔑地一笑，冷漠地说，“那就重开内战呗！”

“可举国上下……”

“都要求和平，对吧？”蒋介石蓦地把脸一沉，“我也需要和平嘛！为了和平建国，我正拟请毛泽东来渝进行和平谈判呢！”

“什么？您……拟请毛泽东来渝进行和平谈判？”

蒋介石望着因惊愕而站起的杜聿明，伸手示意他坐下，接着，又品了一口香茗，以教训的口吻说：

“你等不要过问这样的大事，我嘛……自有请毛泽东来渝进行和平谈判的目的。”

杜聿明连连点头，以示唯命是从。但是，他心里还是暗自猜想着蒋介石这招绝棋的用意，以及秘召自己来渝的目的。当他想到日本投降，驻防全国各地的日军就要待命受降的时候，很自然地又联想到自己当年远征异国，惨败日军手下的耻辱历史，忙又试探地询问：

“此次校长召我来渝，是否为了让我率部出国，接受日军投

降？”

“不！”蒋介石摆了摆手，“这件事，我早已安排好了合适的人选。”

“是谁？”杜聿明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卢汉。”

“卢汉？”

蒋介石以肯定的语气说了个“对”字，旋即又侧过脸来，看了看老大不高兴的杜聿明，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训导说：

“光亭，你何时才能成为一名具有政治远见的军事战略家啊！出国受降，自然要光荣些；可那些比出国受降还要重大的事交给谁？你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，护城保帅的士相，往往比过河杀敌的车马更重要。”

杜聿明深知蒋介石的脾气，大凡他决定了的事是不可更改的，他的命令更不允许部属悖逆。因此，杜聿明装出一副虔诚求教的样子，小声地说：

“请校长明示。”

蒋介石蓦地离开座位，一步跨到客厅的中央，边踱着步子边严肃地问：

“光亭，今年四月份我秘密召你来渝的事还记得吗？”

杜聿明最为担忧的事就要发生了。他望着突然收住脚步，等待他回答的蒋介石，吓得急忙站起身来，象个胆怯的小学生回答严师提问那样，有点机械地说：

“记得。为了安定后方，统一云南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，做好在军事上彻底解决云南王龙云的准备工作。”

蒋介石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用手示意杜聿明落座，然后略显激动地说：

“为了统一全国大业，必须严防后院点起火来！随着日本的投降，解决云南王龙云的条件也就成熟了。你先回去做好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，一俟对日受降的事有个眉目，我再命令你付诸实施。”

“是。”杜聿明再次站起身来，成立正姿势，好象已接受了战斗命令似的。

蒋介石没有再示意杜聿明落座，他微微仰起头，望着远方，颇为得意地说：

“为了保证此次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，我决定命令卢汉率第一方面军的第五十二军、第六十军以及九十三军出国，去越南担任对日受降的任务。这样一来，云南王龙云就成了无兵之师，遇事只好唱空城计了。”

至此，杜聿明方才明白任命滇军主将卢汉出国受降的真实意图。他望了望喜形于色的蒋介石，越发觉得这位校长难以企及。然而，当他想到云南和越南为毗邻之地，龙云和卢汉为结义兄弟之时，又很不放心地问：

“校长，如果卢汉闻讯率部回国，引起新的内战怎么办？”

“哈哈……看来你是成不了政治家了！”蒋介石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“你在云南居住多年，应当知道龙云和卢汉这对难兄难弟的矛盾。另外，古往今来的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：在权势方面是没有亲疏之分的。一句话，我的锦囊之中已经有了让卢汉跟我走的妙计了。”

杜聿明虽说还不知蒋介石这锦囊妙计的详细内容，也难以预卜这场权势之争的结果，但是依据多年官场争斗的经验，他坚信自己的校长是有着超人的才能的，这张胜券也必然操在他的手中。因此，他不再究根问底，只是小声地问了一句：

“校长，您还有何示谕？”

“除军事上积极准备以外，还要对昆明所有的通讯、交通设施进行严密的监视和部署，严防龙云乱中逃跑。”蒋介石边说边用力挥了下右手，接着又换了一种口气说，“解决龙云以后的人事我自会安排。到时，你照令行事就是了。”

杜聿明知道自己应该离去了。他行了个军礼，说道：“请校长放心，我一定忠诚地执行您的意旨，在解决龙云的战斗中打一个漂亮仗。”遂告辞走出了客厅。

蒋介石稍事休息后，伸手按了两下电铃。一位年过花甲的政府官员走了进来，他就是蒋介石的智囊之一，国民政府的文官长吴鼎昌。

吴鼎昌字达铨，生于四川绥定。吴家原籍浙江吴兴，世代作“师爷”，他的父亲在绥定府署作幕僚十余年，退休后定居成都，置有田宅。吴鼎昌早年中华阳县秀才，并于一九〇四年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，入成城学校普通科。不久加入同盟会，并任本会评议员。在转读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不久，与留日学生胡霖、张季鸾相识。一九一〇年毕业回国，得学部赏给商科进士，从此开始了宦官生涯。先后成为袁世凯、段祺瑞银行、财政界的巨子。吴鼎昌不仅懂得办银行捞钱，而且也懂得抓舆论搞政治的诀窍。一九一四年，他以资金津贴胡霖在上海创办《国闻周报》；翌年又盘购天津的《大公报》，自任社长。大革命失败之后，他公然打出拥蒋反共的旗帜，为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涂脂抹粉。不久便被蒋介石延揽入阁，由安福系旧政客一变而为国民党政学系新政客，博取了国民政府的不少头衔，成为蒋介石幕内“宠信历久不衰”的政学系策士。

一九四五年一月，吴鼎昌出任国民政府文官长。同年八月

日本战败投降，他和张群等人向蒋介石献策，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举行国共谈判，并亲自执笔起草了这则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文：

万急，延安

毛泽东先生勋鉴：

倭寇投降，世界永久和平局面，可期实现，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，亟待解决，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，共同商讨，事关国家大计，幸勿吝驾，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。

蒋中正 八月十四日

蒋介石同意拍发这则电文的理由有二：其一，他看到了遭受八年战乱的中国人民希望和平，要求民主，自己应避免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，如毛泽东不赴重庆谈判，则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，其二，蒋介石的主要军队远在西南、西北后方，要把全部军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，尚需要一段时间。但是，大出蒋介石所料的是，几经电文往返，毛泽东同意于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，进行国共和谈。

“委员长，您找我有事？”吴鼎昌小声地问。

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，示意落座。接着，他和吴鼎昌商定了与中共毛泽东进行和谈的代表名单，王世杰、张治中、邵力子。最后，他突然把话锋一转，问：

“你对龙云升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有何想法？”

吴鼎昌完全清楚蒋介石这一安排的用意，自然也知道调杜聿明秘密来渝的目的，他故作用心思索的样子想了片时，淡然地笑了笑说：

“我同意委员长对龙云的安排，只是在手段上不妨做得体面些为好。”

蒋介石明白了吴鼎昌对龙云的态度：不同意他采用兵变的手段，用枪杆子押解龙云上任的设想。但是，如何才能使这位云南王心悦诚服地就范呢？他认为这真是如同白日说梦——绝无实现的可能！故以微然摇首代答。

“我认为还是有另外之途可走的。”吴鼎昌认为显示自己才干的时候到了，继续坚持己见。

“另外之途？……”蒋介石近似自语地说罢，又漠然地笑了笑，“说说看！”

“我想请美国总统杜鲁门驻华私人代表赫尔利先生代您去云南请龙云。”

蒋介石猝然眉宇紧蹙，遂陷入了意外的沉思中。

“借口嘛，”吴鼎昌一看蒋介石的表情，不紧不忙地说，“请龙云来重庆，扮演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的仲裁人。”

蒋介石紧蹙的眉宇渐渐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霉包，这表示了他不同意此举的态度。

“所谓第三方面的仲裁人，只是为了做给外人看的。”吴鼎昌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“一旦中共毛泽东和委员长和谈发生分歧，由龙云这样的第三者出面说话更有说服力。”

“这我还能不懂吗？关键是杜鲁门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先生……”

“他一定会同意前往的！”吴鼎昌破例打断蒋介石的谈话，抢先下了结论。旋即又说明美国人是在经济自由、政治民主、权力分散的社会中长大的，自然会认为像龙云这样的省主席，扮演国家的缙绅无所不可。最后，他得意地笑了笑，又说，“此举的另一